



辛未人日長恩閣主人為
書鈔閣主人重裝

三垣筆記
余

大司也指執事也
禎丁丑年正月任
七月九

三垣筆記序



三垣筆記者何崇禎丁丑以司理內台入京其明年戊寅蒙懷宗端皇帝親策簡入刑垣又明年庚辰清以大司寇不職屢牘規之為所嗔迂外未及任丁內艱會司寇以罪廢帝念清言壬午蒙恩賜環補吏垣癸未春間關淮濟入京轉本垣右已轉工垣左其秋奉命冊封淮藩明年甲申春三月方脂車值北變復命金陵晉掌垣斯則所歷三垣也云筆記者蓋自丁戊訖甲乙凡九年舉清所聞見以筆之書非親所聞見不錄也所上諸疏止錄其留中者其已報則亦弗悉錄也蓋內之記註都抄多遺多諱外之傳記誌狀多諛多誤故欲借親所見

序

聞誌十年來善惡賢否之真則又清所不敢不錄也然猶云目見與耳聞不無疑信之別故先舉清所灼見以筆之書其因聞而記者猶云附述終致其慎焉而摠以數言括之則于已恩固不敢瑜即于已怨亦不敢益癡惟存其公平者云爾清初讀蔡孝來尚論錄或曰此君子之言也然清不盡是其言之非間有之間有非則偏繼續吳純所吾徵錄或曰此小人之言也然清不盡非其言其言之是間有之間有是則愈偏獨夏彝仲幸存錄出乃得是非之正則以公存又存平斯貴于存耳若清作是記與是錄相先後時殊事殊而惟無偏無黨則不殊苟彝仲見此無乃首額是記亦如清首額是錄而

又以存我心之同然為幸也——興化李清自序

明史武進吳中行傳附載子高元亮尚志節身願憂國等善官

御史生累貶官終大澤少卿元亮終江西卒政添疾東林所稱吾

徵錄談較不遺餘力兄弟異趣如此 能附注

李心名清字以水又字清泰州人以寧波推官入其國亡後上屋

不出就意著述而著有南北史合注新舊唐書合注及南渡記

事以此書皆有閩史學考澄黃蔡洲先生感薦錄有傳其詩

見平兩堪明遺民岳棟維莊選行集

蔡士順守侍御忠昇夢也日辨東林節人扶忠為錄 本書志載又

蔡係廣野抄其甥孫之字當心忠教子也著三朝野史地江皆推重其人

三垣筆記卷上

三垣筆記

卷上



戊寅四月帝一日御門召行取推官知縣入對五人一
班聽其自言或語冗碎不可了帝必云減省些或稱謂
偶誤帝微笑問畢人給一卷御書試題貼於壁令各陳
所見惟判題不同蓋亦倣唐人身言書判故事也
帝于召對推知姓名單分別圈點卷入復留中六七日
時位置已定忽送輔臣閱薛國觀孔貞運遂以意置前
後旨下皆帝親定閱擬俱不允
冢宰田惟嘉議將推知不應為臺省者先轉部曹諸人
欲疏辨而憚為首獲罪時詞林士淳年耄矣不告士淳
首其名士淳懼且怒大闕帝以為首者必知名士也遂

得詞林餘四人皆授御史任潘王章余元泓清叔嗣京也

帝御試畢臺省科道皆屬欽定已親擇十八卷發部議行時諸侍即以例往朝房謁輔臣孔貞運獨曰皇上所發十八卷其說多難行侍御郭景昌曰王道無近功安邊永遠之法莫過屯鹽貞運曰難其人景昌曰此屯鹽且難行則諸邊可听其犯順而終不掃乎流寇可任其縱橫而終不剪乎貞運曰愈難其人景昌曰有人不能識不能舉豈可以難之一字委棄此全在執政擇人用之貞運怫然無以對景昌遂疏糾之有揆席豈彼伴食素餐之資等語貞運卒以此去

司農程國祥以國計不足暫借民間房租一年於是怨聲沸京城呼崇禎為重征猶海瑞疏內引民謠稱加靖為家靖謂家家俱淨也

司寇鄭三俊獲譴歸時清初入刑垣就問曰刑部何事最寬三俊慘然曰無過盜情若欲平反不過云秋後處決耳清愕然曰何謂三俊曰此皆從東廠緝獲司官不敢反堂官何由反惟擇無贓無証情可矜疑者緩以秋決或可從容解網也相與嘆息久之三俊有清名初下獄時風埃暴起翳日無光行路莫不嗟吁家宰田惟加以考選不公為詞林楊士聰所緝惟加素通內監先得參稿即具辨疏士聰復糾以參疏未下辨

疏先上之故奉

旨回奏茫無以應執惟加僕四人送鎮撫司一時吏部重賄俱夤夜運入錦衣人有吏部囊空錦衣地重之誚清初入刑垣聞厥役獲盜必加五毒令攀引富室罄擄既飽然後呈厥：疏歷：有詞法司多依樣招奏不數日便會官處決曾有一盜赴市太息云我賊也不曾做如何誣我為盜一日清晤刑部一司官以平反勸司官慘然曰不敢清曰何也曰天下有一介不取之官而無一介不取之吏若一翻厥招異日借題羅織官吏并命矣一時干和召災莫此為甚

帝寄耳目於錦衣衛稱為心膂大臣托採外事以聞金

吾吳孟明緩於害人而急於得賄其子邦輔尤甚每緝獲州縣送禮單必故洩其名沿門索賂：飽乃止東厥亦然嘗有某知縣送銀二十四兩求詞林胡守恒撰文時尚未受亦索千金方已一時士大夫皆重足而立刑部諸招屢奉：旨嚴駁司寇劉之鳳懼司官呈稿槩蓄縮不發司官間往叩署亦不見刑垣吳希哲進按季摘叅本蓋故套也發改票數四時帝意欲處之鳳輔臣方逢年不悟遂詰責去國

新建伯王守仁卒子正億嗣正億有嫡子承勳庶子承恩正億卒承勳嗣承勳嫡妻無出惟妾沙氏有三子長先進次先進季先進道先進早殤無後先進生一子業昌

先達生二子業弘業盛時並無異言也已先進子業昌
又欲請于弟先達欲繼其長子業弘以待襲爵時先達
妻章氏悍與伯嫂不睦厉聲曰何繼為阿伯既無子自
應我夫襲爵由夫及子爵安往先進怒且自傷改立今
司馬王業浩弟業洵為嗣業洵者守仁父華後也於是
承勲室宇貨財并承襲祭田數百頃皆為業洵所有已
業洵與同類謂已非文武後例不應襲者終是先達
耳襲爵必索產乃群謗先達為乞養而另推承恩子名
先通者嗣不過謂非其爵而爵則感出意外自有產不
問耳由是先達與先通爭襲數十年不決及奉旨下撫
按勘乃清司李寧波時也同紹李鄭瑜台理張化原會

審時先達亡惟子業弘與先通對質清問曰何以前後
兩子皆真而中子獨贗又何以無後之兩子皆真而有
後之中子獨贗又何以沙氏既有子兼有孫乃預知兩
子一孫之或絕或殤而中抱一乞養先通無以應不過
曰承勲曾具疏萬歷時指先達為贗今留中耳清曰留
中疏有據乎先通曰宮禁遂各一字不漏今遍簡自見
清曰若簡而有則業弘父贗爵合歸爾若簡而無則汝
言誕爵合歸業弘於是先通業弘皆叩首承服然實無
從簡也訊畢化原舉首指天謂先通之承服天道乎瑜
亦嘆曰業弘實不贗但予司李是邦奈予鄉公祖何瑜
廣東人時業浩方總督兩廣故也及清入刑垣事猶未

決擬具疏稿以伸公道業弘不知托葉姓者至寓求清
一言且謂襲爵後當割二歲俸為壽清作色曰若如此
不獨愧文成且上欺君父當立焚稿耳遲一月方上奉
旨速覈時簡承勳留中疏不得然諸公侯皆為賄動遂
群昌去疑存信之說以先通嗣業弘持疏入禁地舉刀
抹頸且云以疏有無定兩家真贋有原審官刑垣李清
可問疏聞下獄擬罪竟不問清也先通襲爵四年京城
破為闖賊所殺業弘反免
中書陳龍正喜談理字屢疏條陳皆深當帝意最後西
北墾荒一疏尤為實務時持國計者皆以加派為長策
龍正既疏陳其事復著議疏干言大畧謂金非財惟五

穀為財興屯不足以生穀惟墾荒足以生穀起科不可
以墾荒惟永不起科可以墾荒五穀生財加派可罷加
派罷斯民生可安帝特下旨取龍正議入覽為設總理
司道專董其事而墾屯迄無定指竟寢

往例考選科道用中行評博外用推知自部屬改授之
例出於是六部各司官視升郎中如錮地獄視管繁差
如坐縲絀惟日黃緣科道衙門為華選地或知府司道缺
出吏部閣筆不敢升若升一賢能往則怨謗隨之惟闈
冗乃行嘗見襄陽知府缺以一昏醉司官王承曾稱補
到任未久城陷

往例考選科道多用甲科一榜僅間見明經則絕迹矣

自一体考選之旨行於是一榜明經曾務催科正餉雜
項悉歸考成其實甲科初選半係腴壤間補瘠邑不久
輒調若一榜明經大約瘠邑多于腴壤以銀糧難完之
地而人人思為科道求其必完此民所以多病也嘗過
恩縣見乙榜令催比錢糧血流盈堵可嘆
帝初即位嚴於錢糧部議知府非完錢糧不得升司道
推知非完錢糧不得考選於是松江知府方岳貢蘓州
知府陳洪謚有住俸數十次降至八十餘級者若推知
考成錢糧初不過京邊遼餉後又益以雜項時戶部堂
司皆窮於磨對惟書更為政若得賄便那前推後指未
完作已完不則已完亦未完也故一時書吏作奸為甚

帝屢用人不效思用保舉初所用保者猶知名士以數
奇困場屋耳最後皆銅臭矣清入垣後人或以私相干
清愧方忿與給諫解季尹立意不保然亦不被譴也
帝以邊警召對群臣兵垣姚思孝面奏曰北兵雖南恐
其分兵窺閩宜命總監高起潛面守而以禦敵重任端
委總督盧象昇意亦微矣帝疑象昇難獨任不允
墻子嶺之役總督盧象昇以兵二千至屯德勝門外入
覲帝賜之銀幣慷慨以破敵自任出朝門閣部楊嗣昌
邀于直房諷以和象昇毅然曰此來不能盡孝也須盡
忠嗣昌知其諷已怫然象昇躍馬去自此軍中所請多
格

總督盧象昇故督宣大二鎮兵稍用命然亦有規避去者帝以地屢失責戰急輔臣劉宇亮閣部楊嗣昌均請督師帝乃命宇亮出削象昇尚書以侍郎總督象昇知忤嗣昌意必為所陷亦急欲立功自贖賈庄之役以卒六千迎敵勢不支總兵虎大威勸其暫避圖再舉不可乃力戰死報至云象昇以紫衣雙刀奮馬出後不知所

在忌者乘之以為偷生帝嚴詰死狀後得其屍面中二鏃身有三創及山東巡撫顏繼祖等以失机立決都諫徐耀嘆曰若象昇不死必為肆市之魁矣

閣部楊嗣昌父鶴為三邊總督以失机逮緣嗣昌現任關內監軍道薄戍鶴未幾復原秩帝之以大司馬起嗣昌也生其父故以奪情責報耳嗣昌以奪情代父報國何辭但先不請纓後復入閣此其罪耳時詞林黃道周等皆以奪情罪嗣昌惟保舉監生沈壽民疏云嗣昌以居喪起用業一年矣漢儒開金革無避之說君子猶謂罪人令甲有墨衰從事之科或者止於武弁乃若遭時孔棘寇迫門庭君父總屬大倫臣子勢難偏盡則有倉皇奉命慷慨誓師采劉琨之六詔不起非所宜言周伯禽之哭以臨戎恐在當效下可報其先人上即酬其殊遇詎有支吾旦夕安枕京畿於以蠆天常而昧國憲若嗣昌者又疏論嗣昌并及總督熊文燦撫張猷忠事云據其籌兵則似罄中外之糧良無當於用而惟借群力

於餘孽始克振張暢天威據其告捷則似諸將士之俘斬
未為有無而一恃降寇為先聲便已鋪陳殊績古人之
勩不失撫者代有之而要其施為皆有序也耿弇大破
張步於臨淄僵尸相屬步始窘促負斧鎖於軍門任其
傳詣行在罷衆十餘萬歸鄉里馮異大破樊崇於峭底
東走宜陽崇始棄兵甲如山南肉袒獻所得璽綬時但待
以不死給田宅終其身古人先勩後撫成效章明誠以
威不極則惠不深力不窮則心不貼耳而為文燦者憤
然不知擒縱之有方妄妄徇海上之前規僥倖於再試為
嗣昌者夷然不顧顧養癰之可慮復將未蓋之蓋父愆仍襲
為便圖遵此術以往雖遠遠寬三歲之限更累數年之民

卒恐盪寇無期而漫欲告成於旦暮不亦誕哉給諫張
兆先懼懼嗣昌怒託言逾格不為上壽壽民復約其語上聞
辭不達意遂留中

邊報至給諫陳啓新派守門啓新初以武舉建言得進
時新安官生楊光先往見啓新責以不請纓而守門啓
新慙答以一死無益光先曰公以口舌得官既荷殊遇
當圖報稱乃憚一死耶耶拂衣欲出啓新復揖之入室光
先責以先不當受職又責以受職後國計民生兵馬錢
糧糧四項絕不侃：直言而今日一疏色衣穿朝明日一
疏御街騎馬豈未為官時天下便有許多可痛哭流涕
處一為官後便人人遷善改過事：草故鼎鼎新天下遂

石齋先生之於欽廉
尤時亨之于南寧
不徒入謂之快也

到無一事可言處。又曰公一味真方假藥。恕已責人。尋
人小疵。擔塞了事。異日皇上看破。思予言晚矣。啓新怒
甚。後果如其言。

帝因輔臣楊嗣昌請勉從。欽議然。猶欲隱其名。會詞林
黃道周疏。駁中寢。及邊報。帝拊膺嘆曰。大事幾成。為幾
個黃口書生所誤。以至于此。他日道周之逮。肇此

楊嗣昌在樞府。羽書填積。握管如宿。構俄頃。數帶人服
其敏。但以救少司馬郭鞏。戎為給諫。姚思孝所糾。遂結

怨門戶。未免先私仇。而後公家之急。及黃緣入室。一手
握定。凡兵部復疏。皆自上。自票。他閣臣無敢睥睨。帝委

任之專如此。及誅五案。失機。諸臣嗣昌雖名革職。猶眷

倚如故

輔臣劉宇亮自請督兵。至軍中。諸將皆不奉約束。無如
之何。於是召諸將前。設席拜之。激使力戰。然驕懦如故。
蓋總兵不能令偏裨。偏裨亦不能令士卒。故也。宇亮竟
獲譴。然請纓之首。揆禱官而坐。嘯之薛國觀。反扼其吭。
而奪之席。此任事者所以灰心耳。

山東巡撫顏繼祖未敗時。都諫徐耀夢繼祖囚服。塔下
慘然。捉耀手曰。奈何。又夢更持一卷。前耀揭視。觸目戈

擊傷者。死者纍纍。紙上又揭數頁。遇旁有人。謂耀曰。若
已免。未幾。繼祖果以失機。誅後司馬楊嗣昌。荐耀。边才

及召對。僅平。數言示不能殊。蓋有惕于夢也。

舊例六科有差者不守科宿科清巡視十庫念同垣中
止同年表愷一人清仍舊守科夜有內官捧紅匣至科
乃處決失機督撫監鎮等官者以事係刑科云非本科
官不授其實六科除兵科外五科皆輪流入宿以防接
本是晚應輪宿者戶科奉朝荐也內官覓刑科不得閱
甚不得已命手書邀戶科至而朝荐又不入內官怒以
清名報越數日奉旨李清為何不直科着自行回奏清
商之愷愷曰公本不應守科但以予回奏若責予回奏
直指戶科何疑清曰不然若公指朝荐必重處惟清不
應守科而守但據實認罪或可以勤慎邀宥耳是晚草
疏明晨即上愷與朝荐俱不知也蓋已置一官于度外

矣越八日旨下竟得免究

帝處決五案自督撫監鎮而下并縣令青衫共三十餘
人即內官所捧紅匣也旨媿媿數十言皆帝御筆諸臣
為封疆受過一死何辭然子弟奴僕俱奉旨逐出至委
骸不收數十日亦可傷也先是帝欲決經畧楊錫巡撫
王化貞等輔臣或言中宮將誕宜少寬帝曰祖宗封疆
不能保何有于兒孫遂處決自是督撫失機累累駢首
矣

給諫張作揖為人朴訥入兵垣後止上三疏一議罰二
議處作揖嘆曰不利如是且停封事耳及邊報奉旨條
陳作揖疏有提兵十萬逗留不前等語奉指名時實無

提兵十萬者知不免處遂糾總監高起潛縱兵殃民并
及司馬楊嗣昌帝怒甚至塗抹不絕至皇上二字亦加
一大义人謂必廷杖及回話疏上止從重議處一時直
聲動内外然初無意建言也

清為寧波司李見庶常鄭鄮被參下獄侍御王章為鄮
令鄮同邑也語次間極薄鄮清曰宗伯孫慎行貴邑端
人何獨善鄮章曰宗伯喜讀書左右數人無不飽鄮賄
每宗伯閱其書必馳報越數日往謁凡宗伯帳中之秘
鄮皆口誦如流宗伯因大服不知其陰習也詞林黃道
周與鄮同年亦偏信之清以問鄮同里之賢者或曰道
周嘗寓鄮家渠皂帷瓦器事事同荆素每宴坐必入詢

母數四或饋或藥皆躬親及道周與眷屬行鄮又奉母
親送煦煦承顏黃太夫人咲謂道周曰尔事我能如是
乎舟發母先辭歸惟鄮不忍別云作數日送一日忽愀
然撫胷曰吾心痛必家慈感疾曩恒如此須臾僮至遂
以母病告遂倉皇歸及處決旨下犹神色不變徐整衣
帽次第拜天與親方就市時監斬待御盧世灌以他事
東行馳騎召之往返幾二十餘里鄮縛市曹待者踰時
慘矣

考功蘄光先性刻每奉旨議處各官皆深文巧詆無幸
脫者時人謂吏部中有刑部及庶常鄭鄮處決賈科道
不言一聚議處光先看語有云皆為不鳴之寒蟬孰是

指佞之屈軼於是各降級有差清司李寧波庶常鄭鄭
已下獄及奉旨處決猶清署刑垣前一日事耳帝以諸
科道不早言俱令回話以六垣人可盡言不端責刑垣
也時五垣都諫升京卿皆憚以為首處謂疏下刑垣宜
刑垣為首清與同僚給表愷計曰若吾二人堅辭是小
胆也寧以獨奏自謝牛後之名無以首奏予人附驥之
便遂不入五垣疏另為一疏皆奉旨議處時先任都諫
宋之著係輔臣薛國觀年家子遂置守制奉差升任於
不問止處現任者清以署篆降二級餘皆分別帶降某
侍御奉差先一日離京遂免議又某侍御以服闋補官
方三日遂降二級

清入刑垣見一切廷杖拿送併處決必錦衣衛送駕帖
至科俟僉押持去初謂故套及署仰以赴廷推歸見校
尉森列持杖不下一應杖官已解衣置地清問何待答
曰非科簽駕帖則不得杖耳然後知此為討駁設也今
僅作承行耶

清署篆後見一書吏把冊而前請用印問何冊旁一書
吏答曰此名史書蓋彙刑部諸帖疏送翰林院為他日
修實錄地也取閱見中有去取因問把冊書吏此誰為
政其人瞪目張口不知所答旁一書吏曰若聾耳清不
得已以口逼耳再三呼方點額曰小人為政因嘆曰彼
何知誤水就可誤遺奈何因命此後抄送皆聽本官手

科是招之誤

科是招之誤

家俱淨也

司寇鄭三後獲盜狂時清初入刑垣執問曰刑部何事最寬

三後恠然曰豈過過情若歎平反不過云秋後更法可法悞

故曰何謂三後曰此從東廠緝獲司官不敢反者官何由

反惟擇其賊無証情可矜矜以緩以秋決或可從宥解網也

相方嘆息久之三後有法名初下獄時風埃暴起翳日其先

行路莫不嗟吁

冢宰曰維嘉以考選不公為詞林楊士聰訴糾維嘉素通內

監先澤參稱印具辨疏士聰漢糾以參疏未下辨疏先上之

故幸旨回京廷堂以應執維嘉僕曰人送鎮標司一時吏部

重賄俱賞夜運入錦衣人有吏部囊空錦衣地重之謂清初

入刑垣問厥後獲盜必加五毒令攀引富室罄擄既飽然後

呈廠一疏歷一有詞法司多依樣招在不敢日使會官亦沒

曾有一盜赴市太息云我賊也不曾做盜何証我為盜一日

法務刑部一司官以平反初司官恠然曰不敢法曰何也曰

天下有一介不取之官而其一介不取之吏美一翻厥招異

日借題羅織官吏并命矣一時干和台災莫此為甚

帝嘗不自於錦衣術稱為心膂大臣訖采外事以同生吾天

孟明緩於害人而急於得賄其子邦輔尤甚每緝獲州初送

札單必故泄其名沿門索賂之銀乃止東廠亦甚嘗有某知

知送銀二十四兩亦詞林胡守恒撰文時尚未受亦索千金

方已一時士大夫皆重且而立

酌未幾清以言謫恐又聾者為政矣可嘆
摠督熊文燦先撫閩寇鄭芝龍張獻忠猾賊也屢撫不
就時少宗伯姚明恭係文燦兒女戚聞清叔侍御嗣京
疏糾之怒曰獨不聞座師姻姪耶明恭湖廣人與司馬
楊嗣昌同鄉兩人俱力主文燦說卒致決裂文燦駢首
而明恭致政幸哉

清巡視十庫內官言往時駕往東西二宮暴行巷中自
田貴妃入內製蓬履其上往來無阻無乃祖宗用意深
而後人未可遽變耶又於西宮建一臺置小洞與帝同
玩月非公事上殿則首不加笄每着衣冠日更數色又
帝所冠平天冠舊皆多用鴉青石而間以珠妃所用珠

皆大如彈丸石少珠多光明炫目

田貴妃最被寵幸周后頗不能容一日妃疏列后過帝
曰妃可無禮於后耶命罰處其宮半年其實妃不能文
帝故命為之以諷止后又量示罰處以存大体耳此亦
十庫內官所言又云凡東西宮對帝皆自稱女兒

帝自田貴妃入宮後凡衣鞋之類悉用南製貴妃母揚
州人歲製以進又宮中燈皆以金四周僅竅可通光貴
妃命去其一蒙以夾紗帝甚悅命盡易之旧制靡存矣
帝一日于宮中聞田貴妃竊撫琴問在家師誰貴妃以
母授對次日即召其母入與妃對彈始釋然賜而遣之
先朝后妃母無入宮者惟孝宗時張皇后有母金夫人

時得入見蓋繼于周而數于田也
田例兵垣非机密邊情不密封間有密封五垣亦得借
觀自司馬楊嗣昌力主款議恐別垣有言于是先鋤異
已都諫姚思孝而以樞曹沈迅曾應遴等前後故入兵
垣自此垣員如屬員一聽指麾矣或帝竟發兵部或發
兵垣轉發別垣無敢窺者時刑垣與兵垣近清謂諸公
曰昔人謂耳屬于垣今敝垣獨不許耳屬耶諸公默然
侍御張孫振振按山西為巡撫吳姓所糾逮獄或言欲
擬戍恐姓真噴者清曰不然此事曲在孫振彼糾一介執
之文宗已誤奈何幸及姓又欲指無干餉金入姓罪姓
之糾以不得已應耳而况於殺安有君子以怨殺人且

殺同鄉者是薄待姓也時給諫徐燿在坐以爭爭采穎二
公謚與清隙遂以清比孫振振為言立言之難如此
副總兵楊德政疏請府添設守備縣添設把總且請裁
府之通判縣之主簿以其俸薪改給二官另募兵聽練
清謂國初止有衛所設官與軍今以積弛不可用已添
設流官民兵奈何又增此擾因言德政所謂守備把總
即衛所指揮千百戶等官而所謂府州縣之兵亦即衛
所之軍宜救撫巡道集指揮以下及于應襲皆以比試
比槍法擇其力托虎射飲羽者以當守備備把總等官至
所謂兵則合軍與軍餘各簡簡弓馬優長者以補而務精
不務多其官上給以通判主簿之俸薪其軍亦稍益以

民壯之工食而祿與米銀仍資之衛所原額足矣若不
此之務而增官增兵則可商商有三欲取官于武祥科既
罷布未充欲搜搜官于白衣豈鑽穴無竇則官之可商商一
也欲聚兵于屯守而雞犬本靜既恐下鄉之蚤蚤魚欲集
兵于召募而風鶴忽傳豈盡效當關之虎虎豹則兵之可
商商二也欲資餉于司農而三空四靜之餘既難為點金
之應欲派餉于閭閻而剝肉肉敲骨之下豈能為炊石之
供則餉之可商商三也夫創一事者計利必兼防害而慮
遠乃可善近倘餉猶未裕而遽言募兵則已設之官可
以復罷既聚之兵難以驟散存則駢指割則決瘤將奈
何若俯鑒臣議敕部酌行則官即為將軍即為兵糧即

為餉一舉而三善備矣疏上留中

清署篆時同官表愷忽入預與清別驚問故愷袖出一
稿示曰已上及閱之言甚激其一言上不宜過寵宗室
以魚肉小民其二言上不宜濫開保舉以混濁仕路其
三言上不宜贅總監以掣諸督撫肘其四言上不宜戮
辱大臣致罪輕罰重之刑部劄之鳳身羅重辟中一段
有云近上決意興河工同官夏尚綱切言之亦未重
譴也諸臣皆不言何耶末云輔臣薛國觀是忠是佞更
望明主詳察以聽自裁無令久妨賢路閱訖舉手賀曰
直哉公一身不惜而况一官越數日竟留中或云帝是
時已疑國觀故不處愷國觀聞而銜之每愷具一疏不

曰殊屬沽名則曰何得市恩若帝一改票便加降謫耳
閣臣休容之度一時乃爾

給諫袁愷每具疏皆孤行已意時臺省以年例為劣轉
然非盡公道半鋤具已已耳愷忽具疏云凡科道升秩宜一

內一外如舊制不得越次外遷啟排擠異已之路時雖
奉旨未允然前輩及瓜者皆為努目

帝於輔臣票擬及刑部諸招間不達意則或抹或又輔
臣必由淺之深刑部亦由輕之重然帝意淵微原未可

測乃附會者之耳聞輔臣遇臺省諸疏微涉逆鱗則以
該部知道嘗試若一改票便從嚴時刑部諸司官蓄縮

尤甚刻者加一等以防駁巧者留一等以待駁一駁則

重再駁則再重甚有假此勒賄動云上意不測者意律
例當然矣

帝於刑部諸駁每申輕之重然時有由重之輕者如某
氏女已嫁夫夫出不歸復寓母家一奸棍垂涎其艾懇

伊母求娶母不允怒甚誘殺母并幼子時母現懷孕刑
部援殺一家三命律擬凌遲帝謂以孕作一命太重命

改斬又刑部失陷封疆一案擬道臣李挺王鳴喜辟帝
命改戍又擬棄城知縣劉貫與迎賊知縣劉業爨不時

決帝命改棄城者為秋候其矜慎有如此
輔臣姚明恭致政一詞林作詩贈別有免為太廟犧牲

句人哂其言及後輔臣薛國觀周延儒相繼賜死人始

以其詩為讖

帝好文墨初讀史司禮監內官多閱史後多延師習時
藝兼務博綜司禮秉筆六人名下又各有六人六部兩
京十三省各有尚書司故閣部臺省訛舛靡不駁正者乃
輔臣多假手年深中書淺學庸流葫蘆依樣一命改票
摸揣周張故為帝所輕多無暖席
帝感念皇生妣從群臣請加皇后為皇太后時清尊駕
見帝御殿悽愴動容及奉上冊寶帝以手拭淚潸然不
能止

都諫徐耀長軀多髯聲氣主盟也司馬楊嗣昌以也才
荐一日帝召耀與侍御揚繩武對殿前繩武吐言如流

畫地成圖耀平數言耳都諫姚思孝面尤之耀俟思
孝退語清白耀書生耳若被甲毅弓實不能不能而弗
自以為能此則我之能也

給諫左懋第忠正士也言太夫人陳氏喜讀書尤好談
節義清時上疏為開國靖難慘死諸忠請謚太夫人閱
之輒擊節稱快其好尚如此懋第或得毋教居多

都諫徐耀聲氣自矜然時有委蛇冢宰謝陞將起言官
多阻之惟耀獨婉解得推或問之耀曰彼羽翼已成必
不能遏而故阻之此他日隱憂也不如從而玉成猶昔
人所云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耳

儀曹吳昌時為大行旁若無人旧例每遇考選必同鄉

諸公為政其視給諫葛樞等皆藐如也及考選得禮部
愠甚又思攫吏部一席樞言于太宰亟惟大行王章上
聞故三衙門皆不得

績溪縣民李世選自稱韓國公李善長十世嫡孫捧有
太祖御筆龍封自云善長賜死後駙馬都尉李祺嫡子
李盛慶貶績溪為民即臨安公主出也因公主號泣上
前故上賜之龍封封^紅面書云勅賜皇親外孫李盛慶受
祖善長因國事罰貶去守龍關二百十六春為民依數
滿封我此旨到京見主開拆復忠臣功爵護國永遠世
世不忘李徐劉勳臣保障我為主收伐陳及諒天下俱
服十大功勞秋毫無犯洪武二十三年出給李盛慶收

執又封內勅諭末云勳臣李善長衆臣詐你偽坐胡惟
容不曉自犯向後復查毫不干你事李善長保障開國
十大功勞秋毫無犯忠臣與我股肱心腹你為國為民
我不忍忘天誓我常怕你先年同劉基一時敗友諒十
方^萬大功今你男李^棋外孫甥福緣已故止存三外甥
李盛慶長孫謫罰二百十六春為民取復護國准旨到
京見主復韓國公收^過家資錢糧數^萬國用養老三萬
還你開國勳臣勅賜皇親云^畫時帝辨驗龍封云長字
二字臣字爵字相似餘不尽似又書胡惟庸為容書棋
為棋且善長之死在洪武二十三年五月乙卯而此勅
又云仲春故輔臣皆以為疑適少宗伯錢謙出都^盜以所

抄閱錄示給諫采鳴梧且云善長之獄已有招妻妾與
火者俱有招實錄猶多諱安得有此故鳴梧疏詆其偽
及下撫按查云盛慶以三歲貶與世選為善長後俱實
但龍封真偽不可知時給諫熊惟典先為績溪令語清
云自下車以來便聞世選為善長後龍封相傳已久士
大夫及里民俱知非新假者清時為刑垣疏請世選方
得宥遂然已繫獄十年矣龍封真偽卒莫能辨惟司寇
鄭三俊有批云若善長之功雖百世宥之可也此言為
得

樞曹沈迅博學多才與同官張若麒皆以邑令考選觸
詞林揚士聰怒士聰常語人曰某司李冷曹尚以同籍

薄諸慇勤吾同里同籍乃漠置耶其糾兩人以此迅尋
改兵科司馬揚嗣昌意也獨若麒不得嗣昌胸中固有
優劣耳觀兩人末節可見

往時詞林見前輩皆矩步倮躬每同赴宴非前輩帖邀
則逡巡不敢至迨推知與選氣稍驚一日早朝某詞林
以臂格編修吳偉業抑使下其前輩也又翰林院一送
卷官以小事觸怒宮三十此官泣訴前輩云無例簡討
沈延嘉咲曰此某四府某太爺未可以廢常忽視也若
宮固宜

給諫姚思孝與孫晉皆氣高遇考選獨不與同官陳啓
新商啓新怒故往者有考選預定之糾糾而江南考選知

縣陸自嶽遂以訪單書公舉翰林四字坐謫外及姚孫
去國都諫徐耀每事與商啓新始喜會江北銓部缺耀
不敢坐名以闔置瓶中夾取得行人張一如思考深病
之其實啓新在坐唯唯而已雖預定亦不糾也
方伯李光春破例推簽院御史中有昔為巡按曾疏薦
光春而今作屬員者光春心歎每御史來謁俱往答非
體也帝廉知不旬月罷

帝每於科道升京卿必詰是邊才與否清在刑垣時見
同官數人皆借也才二字鋪張數語遂蒙欽點然京卿
外遷巡撫者重則下獄輕亦帶降惟留內者不數年便
至部堂如山東巡撫顏繼祖本舊科臣以失机誅又如

江西巡撫解學龍亦舊科以錢糧帶降不遷者九載又
如都諫徐耀力辭邊才不二年便以少卿轉僉都比比
皆然帝亦不能察也

璽丞戴澳居鄉貪橫後以京卿陪推巡撫澳念先陪後
正可翹是足待耳非有以中帝所喜恐不點時帝懲貪
嚴嚴遂疏陳貪更害民帝命指名具奏倉卒無以應再
四再詰不得已遂參及嘉興司李文德翼平運邑令王
凝命德翼素有文名而凝命則舊李福州以強項降補
聞兩人單款皆臨期弓取給諫沈迅不平疏駁之未幾
下澳鎮撫司拷訊或曰儀曹吳昌時與德翼同門頗有
力然亦自取也

故侍御李應昇之舅蔡士順自號東林鄉人刊尚論錄
凡列聲氣一百餘人書賈携十部至京時都諫徐耀見
有已名恐為異已所搆遂以重價盡市之秘不出刊者
固好事而市者亦小胆古有上書耻不與黨者獨何人
也
帝命輔臣楊嗣昌督師討張獻忠親作詩餞之云益梅
今暫作干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靜還期
愛養遂民生其屬望嗣昌若此初敗獻忠于瑪瑙山幾
獲已竄入蜀復襲破襄陽事遂大壞未幾嗣昌憤悒死
或曰飲耽也

司馬陳新甲入都風埃四塞黃霧酸鼻見者以為不祥

復卒彙市罔丞孫三杰先為吏垣以連參輔臣溫體仁
謫轉今官時輔臣薛國觀日與東林構而都諫劉安行
曾先任禮垣國觀都而安行左也國觀往閱卷曾駁舉
人曹某卷數語將題參安行以伊塔故力解於是三杰
疏發其事謂安行以囑處則國觀當以受囑處耳帝見
疏命取原卷進上下安行獄而以國觀先駁置不問未
幾三杰以他事為同里所牽國觀亦挾忿屢駁竟鬱鬱
卒于京

戊寅六月十一日東廠接出聖諭敕總督東廠王之心
今年火星逆度兩次為災猛烈深可驚悼夫刑罰所以
誅不仁緝訪欲得真事苟或加之良善飾虛為實大犯

沿業案續時以王語
於時為向河此景快

命官之戒必干天地之和近來人情姦者固多讎詐者亦復不少今後凡有首報事件旗番止許拘人或求親審叮嚀刑官查有真者據實奏奏誣者即時開釋仍將首報之人反坐示戒不許徑自擊人私行拷打彼卑官小民以衙門為活計惟知嗜利少有良心是以有錢者改無錢者方呈稟所以真者不勝其狼狽誣者即使放去亦家財盡矣甚者張冠李戴增少為多或父禁暗刑名苦打屈服可惡情狀令人一見輒怒全憑爾心腹內臣以清嚴為標虛公為準固不可疎忽偏聽若事果偶誤縱或上本仍應簡舉改正別衙門偶有平反亦虛公聽之舊例有平反原衙門無罪不必堅持人罪偏執已

見到底護短遂非輕視人命非惟有負任使且損陰功亦不許因此擔延滋曠溺職戒之戒之特諭此密諭也不發抄

帝憂國用不足發萬歷中所儲遼參出外貿易時市其中者上有微孔項堅而味永與他參迥別惟儀曹吳昌清所市最多皆取其上者聞此番貿易可數萬金少司空蔡國用以會推閣員不與心快快及召對言曰近來黨比成風國家大事皆為數人把持耳聲色俱激帝嘿然既退給諫馮元飈曰彼欲以此激上為點用地今上無言氣折矣越數日竟入閣廷尉范復粹與清比鄰不數日大拜清往謁見其中庭

置家奉佛像晨昏跪拜而已時輔臣張四知與蔡國用
皆庸清語銓曹申佳猶曰若輩縱不能益國或不至害
人耳佳猶曰不然彼無識又無力聞所粟擬或駁則心
手俱戰慄極力附會恐庸之害甚於岐也果然

司馬傅宗龍初見帝諄諄以民窮財盡為言云餉不可
如兵不必增帝初云卿言是宗龍指天畫地言愈力帝
始不悅語宗龍曰卿但當料理兵事耳既退語輔臣曰
宗龍所言皆言官唾餘何也自此兵部諸疏無一免者
未幾下獄

刑垣葛樞曾具條陳疏有自禮樂工虞以及水旱盜賊
邊兵之議增議汰京餉之額出額入遠而治亂興亡近

而得失善敗無一非輔臣啟沃則無一非輔臣職掌等
語帝加大圈十九命輔臣票進遂以說得是擬樞見疏
喜清曰公禍自此始矣未幾疏陳邊務批葛某不諳未
幾疏救司寇劉之鳳知府周光夏又批葛某市恩再發
改票遂降調一時輔臣以私怨處人若此

司寇甄淑性刻及代劉之鳳為尚書愈兢兢每語司官
云但將應杖者擬徒應擬徒者擬戍應擬戍者擬辟則
上自不駁故一時諸司官無不深文者自安之道在任
人之死豈聖世所宜見耶

雲南二將張銓彭大道以失机先經撫臣擬戍及事下
刑部司寇甄淑改辟俞之時事閱兵部司馬楊嗣昌仍

擬戍亦愈之清心語曰此正可借題洗發使帝知法官
深文如是又使天下知帝無意深文如是也故疏云此
一事也而忽輕忽重非兵縱則臣部苛臣為此一事言
而實不止為此一事言淑見疏怒欲是兵部則已為失
入當引罪欲是已則兵部為失出亦當引罪時嗣昌以
却臣兼閣臣遂不敢言而止恨清刺骨矣
司馬傅宗龍以復疏拂帝意下獄入門即索錢及行至
天下之平一門錢盡監門者閉不使入宗龍傍徨門外
俟續取錢至方入又原任少司馬謝啓光下獄為牢頭
索詐不遂被擊數掌清時以久旱疏請寬刑且列二事
于疏末有不知提牢官所司何事而致令獄吏之貴移

為牢頭之橫等語時提守牢官宋翼明輔臣薛國觀門
生許璟輔臣姚明恭門生也不悅責清以不得暗有把
持不過謂帝所惡者把持一改票即處耳幸不改票遂
蓄怒不已偶一日帝召司寇甄淑至語曰若司官賣法
爾部即參處淑承首又曰若他官把持爾部亦參處淑
不對退時明恭係淑同鄉又挾恨從後呼淑曰上命公
參把持者不承旨為何於是明恭主議于上兩提牢官
傳語于下此淑初清一疏所由來也輔臣批云明係暗
有把持姑着回將話來一二同志見旨嚴憂不測清草
疏訖慨然曰吾不受賄又不徇情雖官非徐有功而言
則其言欲回人于生而自陷于死無此天道也况又有

聖明可恃耶旨下僅命議處吏部覆降二級照舊竟改再降一級調用輔臣意也

司題甄淑疏下或勸清托人兩解清咲曰寧敗吾官耳

彼險且猥若以求解上聞吾氣節墮地矣又侍御郭景

昌素惡淑出其數十單款授清欲清入告清曰我為諫

官時即對官自誓止就事論事從不開人單款蓋恐諫

官疏下必播之海內若以莫須有玷人名節無論公論

難于自容獨不為他人之孝子慈孫計乎初誓固在豈

以新怒改且有言不先而待淑操戈方言若聖明反詰

將何辭卒不上

清自入刑垣見廠衛暨刑部日事苛殺或帝間取數事

及于寬政則錄置案頭入之疏內以廢揚當開導是歲

元旦朝賀罷給諫戴明說曰若今歲冊封矣清曰不然

近擬寬刑數疏將次第奏恐未聳聖聽先觸時忌已不

能待耳又給諫王文企以極陳催科之害被謫清往謁

且曰公以薄稅歛請予又將以省刑罰進徐之公先我

繼耳果如言

清降調後固丞金光辰為清言往伊為侍御時每同官

以言謫則共製錦帳不稱慰稱賀又詞林胡守恒語清

云往給諫吳家周以劾劾輔臣温體仁被謫時先聳之

言者給諫孫晉也往謁蒼頭與主人皆努目視清聞而

咲曰兩公言往事吾言近事近給諫葛樞被謫有謂渠

大癡徒拋却好官者今予又謫矣彼同無帳相賀想當
代予努目耳夫公論鬱于上則清議明于下今兩者俱
無世道憂也二公太息而退

清奉旨謫外門可設羅惟詞林劉理順從未識荆獨命
騎顧清且袖扇贈有詩曰丰采追儀鳳好生矢拜颺中
心如皓日世事付黃梁湖上峰巒遠天邊雨露長宣公
祠宇下相對且飛觴時清謫補浙幕故也又語人曰吾
讀彼疏猶知逆鱗耳理順甲戌狀元杞縣人為同袍二
十八年所居止茅屋其子以庚午登賢書偶閱說一事
遂撻其子而返其物及中昂元鄉人扁其門曰天從人
願後殉闖賊難

周少傅永淳先巡按陝西劾巡撫李喬遣戍及清給諫
命下對人言輒喘喘首謁於宅以喬為清叔故也少司
馬王道直暗清言司馬傅宗龍入獄為牢頭所詐清據
以入告後以此疏為司寇甄淑反噬奉嚴旨回話直又
喘：托人言於清求回話疏無辜及未數年道直總憲
而永淳冢宰乃知為大官者必須小膽

詞林黃道周上三疏一言司馬揚嗣昌不當奪情入閣
一言總督方一藻撫邊事一言不必又起復陳新甲為
宣大總督其言一藻與新甲兩疏俱在未枚卜之先五
月間已繕完俾班役投會極門班役以道周方在枚卜
望其萬一或用則已即為中堂班役又知此疏一上必

忤旨不用乃言會極門中貴索銀八兩道周無以應至
枚卜既下班役絕望乃並投三疏故帝詰道周當用新
甲時何不即言直待枚卜不用乃言明係挾私道周亦
不能對
周丞金光辰與清別切齒曰司寇毒惡乃爾可計傾也
清曰彼以計傾我亦以計傾彼相當耳出爾反爾先
賢格言曾見周興來俊臣輩終為牖下老乎行坐觀其
敗不數月果為厥緝云受錢霖賄下詔獄當淑入獄時
聞獄中紳民皆欲痛擊秋曹葉國華時提牢恐其致斃
乃以獄官房處之命諸囚無得近猶詬詈數日乃稍歇
然受賄者實其子也淑刻而不貪

凡六垣上陵歸必送同垣棗栗等四種又冊封歸必各
送青布一疋猶有簡朴古風凡按院出巡用精微批先
送刑科僉押于直隸巡按監察御史某准此則用朱筆
大直于批後又書候回還日繳五大字送中宮用印清
曾顧同垣咲曰我輩下筆如此縱放若上入宮見時必
怒矣一日果命中官至垣詰責因告以舊例取歷年所
繳批進覽次日發出亦莫稽其故也大約科臣僉押疑
代皇后為之者
萬歷初諸諫官以藩幕謫者抵任即歸以待內遷然初
謁院道犹用手本冠以舊銜而列今銜于後院道皆辭
不見徐乃往拜以素服迎用主賓禮惟詞林項煜謫浙

若愚和批決不待
時以共後法年批
後三月時征軍時
為而書此去送候
治注

幕獨持書投帖仍大字院道反往拜給諫葛樞遂踵為
故事獨清以為自尊尊因体非所以共君命也欲仍如前
會丁内艱不行

内臣劉若愚先為給諫霍維華侍御楊維垣所糾擬絞
繫獄清于朝審時猶及見之獄中所著酌中志畧敘次

大内規制井井而所紀客氏魏忠賢驕橫狀亦淋漓盡
致其為史家必採無疑然以如此博洽宏才而迫于太

監李永貞喚召又知永貞必敗而不能見幾托病以去
致自罹網羅可嘆後竟斃于獄

給諫姚思孝主持聲氣及以謫出國門送者傾都應接
不暇不二月清以謫行送者寂然也止同郡給諫顧國

寶徐耀一至飲數盃即行孤立無倚者喧寂迥異乃尔
豈知同列名賜環而獨蒙欽點者乃清也

別駕朱術珣宗室也以欽召入京授戶部主政管草場
乃具疏云以奉旨特召親承召對之官一出門外便被

戶部尚書拿去又給諫陳啟新冊某藩賜之帶中途失
乃具疏云各役言此中多狐善竊人物二疏同日下午觀

者傳咲

清讀滇志載洪武間傅天錫歷官郡守以謫滇遂家滇
者為穎公傅友德後名山藏史槩皆因之及清給諫刑

垣昭司馬傅宗龍問公信穎公後否宗龍但云上世傳
聞如是耳因憶學士楊慎傳内謂某方伯將聘修滇志

而因卿士大夫有欲冒嗣友德以覬世爵者慎不可遂去其言良有指也宗龍即天錫^元孫其曾祖良弼嘉靖給諫與慎全時欲冒嗣以覬世爵者必指此給諫王文企先以^庶常散甫得報即丁艱歸及服闋補官首以民窮財盡言奉旨降調一生止一疏

已卯 月帝召對候考選諸推知于中左門命先將吏部所試卷奏^疏大意各奏其槩韓城邑令左懋第所奏未詳已奏次員職名復命懋第再奏及諸臣各奏訖帝復出御題就試階下又命中使設冰水一甕于側內貯四筒少頃命中使移諸臣試桌東廊下以避日色其曲體若此後御定懋第為第一授戶科給事中懋第與御

定之狀元劉理順俱以第一先後死難亦佳話也

三垣筆記卷下

興化李清記

壬午五月帝從侍御張肯堂言錄謫降諸臣吏部以名聞者十八人帝命取諸臣去國原疏與輔臣面議或指及某某帝曰此喜事者止點四人復職清名與焉雖濟濟名賢實不止此然蒙恩者再矣

清起補吏部科不數日即聞邊警以主恩深重冒險而行至淮安方遇座主少司馬倪元璐及儀曹周鏞中丞方孔炤等議同行一日聞儀曹吳昌時改文選正郎元璐愀然曰恐非其福又聞給諫廖國遴揚枝起為侍御孫鳳毛所糾相顧太息謂鳳毛不知何所憑藉輒排擠

善類豈知有不然者

少司馬倪元璐寓淮有客猷議謂開登州某路以通漕
運可省貼脚銀二百萬兩元璐以為奇於台對及之不
一月即改戶部尚書帝意欲節此費耳後詢前後巡漕
諸公貼脚無幾客妄言也

河道總督黃希憲于濟寧坐間言首揆必敗清問故希
憲云往在江南時見首揆弟正儀每得乃兄手書即遍
示親知招搖納賄又云差役自長安來見首揆門如市
上耳目廣終以此敗耳首揆者周延儒也

舊例吏部繇別部調者不過主政天啟時冢宰趙南星
在部始調兵部員外鄒維璉于吏部時猶大閱若以禮

部正郎調吏部文選司正郎則又有吳昌時始輔臣吳
姓與昌時密諷之曰聞文選司一官必起家久任後輩
無先者公或以稽勲驗封帶管文選何如昌時正色曰
上欲為天下得人故特簡一文選况目前吏部諸君皆
予手援彼乃後輩也未幾竟敗

帝一日語輔臣周延儒等曰往例巡按出巡皆微服訪
民間近高牙大纛氣凌巡撫且衙門前後皆啓竇通賄
每奉差竣富可敵國宜重懲以警時清叔嗣京巡按
福建與延儒疎又輔臣吳姓同里至戚也銓曹吳昌
時以姓督師有離心故藉口帝所指者嗣京欲重處以
媚延儒時冢宰鄭三俊議轉年例亦堅不從也僉憲毛

士龍之糾緣此

吳昌時既破格調銓曹思有以堅帝意且箝制臺省口
春季例轉皆自己出吏垣卻諫吳麟徵掌河南道事侍
御祁彪佳竟未與聞也科五道十幾兩倍舊額蓋因帝
疑臺省橫屢旨申飭且恐他日有指摘則以例轉挾忿
為言耳時浙江同鄉諸公集議本新吏部昌時麟徵彪
佳皆往咸怒目視惟侍御向北詬詈尤力幾飽以拳
銓曹吳昌時欲破格外轉道科謂輔臣吳甦曰惟此一
着可為冢宰給知主上甦曰不然大臣以休容為度當
保全言路子甫入而破格行之若此端一開後此不省
者驅逐言官必借冢宰為口實恐忠良之士亦皆寒心

昌時不從甦乃言之冢宰鄭三俊三俊然之後以昌時
意堅僅留二人餘皆外轉然昌時計甚巧皆擇其平平
者充之中情怯耳一時眾口交沸識者皆曰昌時之禍
從此始矣

明代輔臣初不用詞人
以治古吏辨耳目
始信者人

輔臣蔣德璟語操閩音不甚辨然博學其談古事則述
二十一史如黃河瀉水至于叢殘小記無不畢憶其談
近事則十三陵之跡五府六部之故實與九關十二鎮
兵馬錢穀新故之數無不手畫而口數也又嘗一日應
閣中二十餘誥勅皆立就文極典核同事駭嘆
舊例六垣例轉皆聽吏科都為政五科都唯唯而已左
右散以下皆不得聞自給諫廖國遴楊枝起等入始雌

黃先輩謂某堪某不堪及銓曹吳昌時越額例轉人疑有所授都諫吳麟徵語清曰皆廖揚所為時兩人已下獄清驚問故麟徵曰此皆伊素所雌黃指為不堪者耳都諫吳麟徵為清言銓曹吳昌時居里時凡公祖父母皆執贄稱門下彼哉冠博帶此方中便服延送至中門止蓋以師道自居也有強項不執贄者即于上臺處媒孽故無不望風而靡清為刑垣時見言路諸公以頻過輔臣為愧至此番獨不然每過輔臣門馬扇重沓非某科即某道周延儒喜軟美多媚子吳姓尚聲氣間出偽士惟蔣德璟有才名喜振後進知名士多附焉清族兄沛輔臣吳姓甥也清賜環北行沛曰弟行矣何

以益吾舅清曰但不為累沛曰何累清曰不肖者貪利則假同邑相公以招搖賢者好名則假同邑相公以標榜皆累也及抵京聞周吳二輔臣處人競挑激時給諫韓如愈清同邑同籍也相見感眉曰吾輩一門人一同里兩姑難為婦若何清曰非公事不見亦非公服不見耳如愈首肯故二人遊二輔間獨免於評論

給諫韓如愈起家單門然為令廉及居言路亦孤立無附時江南北輔臣一座師一同里皆不暱也清登其堂見大書一對曰見地一分南北便是小人脚跟不着東西方為君子清為揭去曰予與公刻心可耳何必對也往例朝審時刑垣必具一疏不過故套耳時用法慘急

清具疏云近見皇上批敵諸招或曰所擬未足蔽辜或曰還着確擬具奏夫所謂擬未足蔽辜是罪浮于法未可輕出也謂確擬具奏是情未合律非必入也乃獄獄者不能仰體致確擬具奏與所擬未足蔽辜者一槩從輕之重誤矣時輔臣見此數語恐拂帝意止批該部知道帝以朝審大典欲申飭數語又發改票輔臣疑帝怒擬票末句云李某不必襲陳帝仍不允始改票云朝審矜慎勅諭已詳着與審各官虛公祇遵以成明允帝改朝審為二審又加勅諭其精詳如此

給諫曹良直龔鼎孳居言路相厚清偶一日往謁孳孳門者固拒因指良直扇諾之遂入時孳孳尚未櫛沐與

良直同話內室清曰言官難兩人問曰何難清曰言有言之流弊如謫官杖獄皆言官本分惟以一疏而或云指示或云附和推戴致君父疑而察案構此流弊也又曰往予初入刑垣言事甚銳獨同鄉金光辰語予云天下好事不是一人做盡予初疑及寬刑數疏奉嚴旨他無所念惟念老母在堂恐貽慈憂方嘆金公言不悞耳兩人知清諷彼不悅

司副熊開元故給諫也往因給諫周瑞豹作令時以錢糧未完先出已資代納故得與考選已事發奉旨議處時首揆周延儒以瑞豹其門人力救之且言如瑞豹比者甚多故帝及開元亦坐謫至是欲求賜環又以非建

言不得心愈恨糾糾延儒一疏實廷尉孫晉意授人疑晉
欲吳姓為首揆故有此然疏中所指皆藥石也未幾晉
出為宣大總督開元請對意在攻延儒故請屏人諸臣
請退皆允之惟延儒等請退則諭之止故開元不能暢
所欲言帝命開元具本蓋欲其直發延儒之故延儒心
疑托銓曹吳昌時至開元寓故開元疏中所言半為昌
時勒刪帝怒謂其陰陽兩可幾欲置之死金吾駱養性
為延儒援用牲以序不應及獨謂不可一日帝召對言
及各衙門弊竇多端姓言錦衣衛尤甚衛役冗濶宜加
清釐近有疏及者已擬旨兵部察奏如實當處分延儒
亦言近日緹騎奉差逮人需嚇尤橫即途遠撫案拿解

可也不必又遣緹騎騎帝然之養性不悅適開元及給諫
姜琛廷杖旨下養性密語同鄉給諫廖國遴曰上密旨
置兩人死予不奉詔國遴以告給諫曹良直良直即草
疏入告謂上無此旨養性不宜謗君上有此旨養性不
宜自詡疏上以為必勝然竟留中自此恨直良入骨帝
一日忽召養性至以疏示之養性飾詞對遂解不知其
所飾何辭也然帝亦遂無意殺開元矣已再訊開元遂
舉諸臣私語以對大約皆指延儒守不潔而昌時所言
亦供入疏內疏上帝發閣使延儒知之其意可知矣此
他日所以死也時姓勸延儒宜自引咎而請釋言者延
儒不能從廷尉孫晉先在言路以聲氣自雄然為人圓

巧善于迎時及總督宣大清謁之城外見其身著襦袴
忸怩作書生面目聞處江南江北兩輔間頗有趨忤故
出之若之何以封疆為戲也至納言宋學顯所舉也才
乃同里錢位坤位坤故南職方郎風流場中豈有折衝
耶也事安得不壞

冢宰鄭三俊以聲氣與儀曹周鑣客每入見非竟日不
出揭陽令張明弼鑣母舅又師也撫按交荐三俊獨欲
處之曰吾有肚單又原任封丘令曹宗藩鑣婦兄先以
銀六兩餉邑紳秋曹也之靖為厥緝禁銅具疏求雪久
閣不發人皆謂鑣所為清不信曹張出手書保札示信
清先諄引咎後云此後患難功名皆鑣躬任且有同

邑諸公花押而廷尉吳履中列名焉時鑣為給諫韓如
愈所糾怨兩人乘機出疏故也是耶非耶

帝以邊警日迫與輔臣周延儒議南遷命無洩傳聞懿
安皇后語周皇后云此延儒誤皇叔也宗廟陵寢居此
遷安往且歷言延儒短周后以聞帝大怒遣宦者往詢
懿安索傳語者懿安堅諱帝堅請懿安急欲自縊帝不
得已遣延儒代征蓋觀其後也一云金吾駱養性重賂
周皇后父奎故后言于帝未知孰是

輔臣周延儒出征邀給諫方士亮從行與清皆及門也
時賓客猥褻清語因士亮曰凡觀人當于其骨今日掃
門他年下石非兩人也若非門生須不屢邀不往若門

生亦不邀不往方可信耳軍中暇時幸及此其行時識者知帝意疑之必有朝行夕伺者及至軍中用總兵劉澤清為中軍官諸大將及偏裨奔走如媚猶居長安時內官皆密以聞帝始大疑

癸未正月二日大風晝晦次晨稍霽又三日午後傳各殿春煙起疑有火災諸輔臣出視見各殿及門脊上冉冉若炊煙而微淡久之乃息亦異云

癸未三月湖廣塘報李自成攻陷襄陽及天失守帝召對隕涕諭輔臣吳姓曰卿向歷岩疆可往湖廣督師以圖恢復姓請發勁兵假便宜以往帝命所條奏來看姓疏言自成蹂踐兩河聚中數十萬我兵怯弱未敢一矢

加遣總鎮左良玉退避漢陽不肯用命殺賊而乘亂肆掠臣此行必得精兵三萬與敵戰之將統之南征方可恢復承襄掃清陵園南京豐邑重地恐賊窺伺亦當兼顧而兩河則責秦督孫傳庭出師南北夾剿勦疏入不下姓請對面帝御文昭閣召入諭以所需多兵難以猝集南京隔遠似不必退守姓奏良玉跋扈近閣部督師九檄徵兵一旅不發又河南總督羸卒數千僅充輿徒臣即憑藉國靈不過仍如閣部而良玉退踞江漢更有甚于河南若臣督領戰將自統精兵進可追勦勅退可駕馭驕師若僅張空拳節制不行徒損威重耳南京從襄陽順流而下窺伺甚易敢不兼顧非退守也時輔

臣陳演言督師出則督撫之兵皆兵姓言臣之請兵正
為督撫無兵耳使臣出而仰面強鎮束手待賊然後呼
籲事机一失臣有不忍言者帝始怡然曰先生言是乃
命下兵部議司馬張國維請以摠兵唐通兵七千馬科
兵二千京營兵一千應又言此批兵馬皆發往北必俟
敵退方可調度帝曰姑俟敵退兵集啓行未晚也已演
復具揭留通兵已得旨姓又揭請集所調兵時帝命兵
部另議徵調實無一兵迂延久之姓遂得罪初閣部揚
嗣昌出視師九調良玉兵而九不至嗣昌竟以憂死總
督丁啓睿代之則往來依違為良玉調遣文書時人謂
為左右府募客姓之所言不為無見但良玉素服姓威

名聞其至傾心听命且欲屈節以見乃副至齟齬停待
成命中格而國事隨之事乃闕天非獨姓之罪也

輔臣吳姓奉命勸勉久不行而首揆周延儒奉旨代征
朝拜命夕出都司農倪元璐述輔臣蔣德璟語曰上欲
吳公速行緩語相慰者試耳觀首揆疾趨可見清具以
告姓姓曰無兵安往時都諫孫承澤亦力言宜速姓皆
不以為然蓋因姓屢奏請行以無兵為言帝曰徐之敵
退則兵集獨卿往何益然帝意實欲姓先往而以兵繼
之也初姓奉命後督臣孫傳庭將出兵勦闖帝以語姓
姓力言宜持重無信間諜以墮賊計帝不以為然則已
微見其端矣姓又面奏命帝欲疏請蠲楚賦謂民久困

兵火徵必不能應且令仁聲先路則安民即勦寇勝着
耳帝允之及疏入留中

總兵白廣恩本流寇麾下兵數萬甚銳時督臣趙光柞
為人粗率先未聞知廣恩密請帝召入京錫之宴用為
武經畧時帝頗誅諸大師又故經畧袁崇煥亦以召誅
廣恩先失机心疑擁兵不至以索餉為名盤桓真定城
下輔臣吳甡欲帝嚴旨治罪而已為力救率勸寇自贖
以密揭請廣恩甚感不數日帝命內臣二人齎銀二萬
犒其軍且諭以溫旨廣恩意驕遂不為甡用

秦督塘報左良玉兵駐武昌賊船過漢陽為良玉兵追
殺復退帝密遣中貴賚金幣往營諭之未幾楚按疏至

併無追殺有功情狀輔臣吳甡密具揭言良玉坐視承
襲之陷退避湖南方懷疑懼而上復遣內臣往若追殺
報虛疑懼愈甚乞暫停遣俟密實命兵部差官照常賞
賚未晚也帝御批云左良玉之退亦由地方官不為措
給糧餉朕故加意激勸留此一校勁兵助先生徂征半
臂耳中使已發不及停矣帝寬假良玉若此

輔臣吳甡語清曰我日請兵兵不集若先出國門恐當
事者愈作秦越人視耳所請總兵唐通兵又為輔臣陳
演揭留云關門不可無備不得已刻期辭朝行之前一
日出勞從騎帝猶命內官賜銀牌給賞越一宿忽責其
逗遛命輟行入閣或云金吾駱養性之媒孽也

輔臣周延儒應對票擬机敏稱帝意而賓客猥雜酬酢
紛紜竟忘帝為雄察主也及北征歸帝猶錫之宴手玉
卮賜飲又失机督臣范志完趙光祚等或戍或徒不由
刑部閣擬皆從輕帝悉愈允不數日命九卿科道會擬
惟五府一單稱其有功無過餘九卿科道議單皆廢貶
相半獨都諫曾應遴被論註籍出一議單托同官時持
至議獨峻未之用及清輩入垣見是日新下一疏乃應
遴數日前所上也中二語云首輔之功何減韓范觀者
失笑

往例科道疏互駁皆控御前無抄參者抄參則撫按及
部疏也會給諫劉昌于數月前糾督臣趙光祚江西人

與都諫曾應遴同鄉也及疏下志完已決裂故不直昌
疏者衆但應遴抄參過耳昌怒疏參應遴歷數其過中
有云譬如倚門妖態送故迎新愛憎易心于轉盼譬如
傅粉梨園扮男飾女黑白換形于須臾疏上留中都諫
曾應遴與給諫韓如愈皆兵科或言散員不宜糾都諫
如愈正色曰若都諫賢則敬之若都諫奸則糾之吾參
居言職敢失察誼而欺明主哉遂疏糾有云應遴先為
揚嗣昌私人便辟庭中呶呶闖側故由兵部改兵科者
嗣昌力也迨嗣昌既死則力攻嗣昌疏請剖棺戮屍夫
嗣昌即有罪即應剖棺戮屍而豈應遴之搖尾生前反
唇死後者所宜以怨報德哉其反覆一也嗣昌既殞則

附薛國觀然誰為介紹而進之者國觀同鄉衛胤文也
迨國觀遷後又疏彈胤文為解免地時胤文正色發聲
云彼手書尚在應遼始惶惧求解得宜無言其反覆二
也國觀既斃則又附周延儒近於公座語人云我一生
不負周老先生迨延儒奉旨看議則又從註籍中倉皇
送單讀其議慄然霜鉞矣及臣歸垣發抄則云首揆之
功何減韓范又應遼疏也議單方出媚贖旋下詆延儒
抑詆韓范耶其反覆三也昔呂布始反丁原再反董卓
則為二反劉牢之初反王恭繼反司馬元顯終反桓立
則為三反應遼之反二耶三耶且偶牢之而過布矣次
日帝置紅匣中命一內官送閣擬票閣批有該部參看

等語竟留中

司馬楊嗣昌條奏机宜自一至數十繩不絕人笑其
以口擊賊耳及主政曾應遼改兵科亦踵故智日具一
疏帝一日召詰曰汝為兵科嚴戰守効功罪約言不煩
足矣日疏何贅也應遼慙而退詞林魏藻德前科狀元
也先上屯田禦敵等疏平平耳留中至是思召對褒其
前疏語畢云朕將大用藻德遜謝帝曰尔不聞惟辟作
威惟辟作福耶越數日大拜首揆周延儒奉旨看議
給諫袁彭年先以司李轉儀曹因病乞歸及起補復疏
求考選輔臣演嚴駁不行彭年又托儀曹周仲璉言於
首揆周延儒再疏票允始授科至是乞差不下杜門養

病及見會議首揆旨遂首糾延儒疏列多人而不敢及仲連仲連太息每指階前石語人曰此某蹠天指心誓不負政府處也

首揆周延儒看議甫數日僉事雷縯祚回奏疏即列太僚則范景文等詞林則方拱乾等言官則朱徽沈胤培袁彭年等景文雖延儒同籍然甚疎每謁則辭不見拱乾新入都徽與胤培皆門生也疏中所劾帝親加塗抹若甚怒首揆者且召縯祚見越數日抵京又越數日方入對帝意若不急者及見召拱乾與胤培拱乾辨析甚明且云臣不敢自謂賢即果大不肖欲為督臣范志完行賄而敵騎充斥安敢數載千金入都且志完乃延儒門

生又有子為金吾賄豈藉外人縯祚遂屈不數日命復任亦無優擢人謂輔臣陳演密問之也演祚初參延儒召見揚揚有驕色以總督自居大書掌扇云不要錢不怕死武德道已命復任始氣沮

首揆周延儒既奉旨放猶疑給諫曹良直龔鼎彝有言託輔臣吳姓代解不數日良直糾疏忽上時姓尚未出都良直不時過從故人愈疑之姓語清言云彼晉人以吾撫晉故云門生渠自為之我不知也疏下亦加塗抹與僉事雷縯祚前疏同然良直數日前又頻過首揆若甚歎殊不可測姓將出都語清曰幸語龔君弗言及首揆人將謂吾教之後鼎彝出疏糾劾列六十餘款又

密疏一封力言輔臣王應熊為延儒私交疏上皆留中延
儒之建與應熊他日之至而旋斥皆由此或云鼎鼎孽諸
款皆得之給諫廖國遴楊枝起往入幕時所記也姓行
後輔臣黃景昉語清曰吳公必有後禍問故景昉曰每
閣中見劾首揆疏必云是其發蹤恐浸入聖聽禍同連
難耳其意蓋指輔臣陳演也演素與姓不協故云
少宰沈惟炳居言路時以東林為魏璫削奪至是復與
輔臣吳甡左時甡以督師集兵未行惟炳疏請之楚甡
以事不先商相見時辭色甚峻惟炳遂劾甡逗遛及甡
罷謁清言此劾非得已因爾時家報至云武昌陷不惟
闔家飄零亦合城塗炭故憤痛交迫疏言吳公早行必

不至此耳時給諫陳泰來亦點綴數語劾甡者兩人而
已甡督師時給諫光時亨自請監軍以甡不行止後又
乞慰安惠藩差時應以此差行者都諫沈胤培也胤培
是歲應入春闈都諫曾應遴以胤培科資先已恐不行
則已入闈無階陰唆給諫龔鼎孳止時亨行遂已時亨
失身闖賊若輩誤之也

帝召對推知俱以圈點為高下侍御蔣拱宸初得圈自
負必科然帝以巡方任重欲聚置御史會有覲科者謀
之銓曹吳昌時昌時言于輔臣周延儒示意司馬張國
維於是荐候考知推十二人察視諸郡城守謂已有巡
按非科不可皆借題也拱宸以不得科有怨言昌時復

疾當路以拱宸監督臣趙光忭軍時督臣范志完盡調
重兵堵所守口而光忭諸守口甚踈拱宸俱獲罪促光
忭戰戰輒大敗昌時又致書光忭勸以催戰罪拱宸光
忭不從以書示拱宸合疏上聞謂往日以不戰挫今以
戰小挫未可深罪也會昌平內官以大挫報帝怒時拱
宸疑昌時疾之故冒險發通內諸款昌時激之也昌時
慣通內每閱票一旨必先知先是以衆論沸騰疏乞休
擬票云吳昌時准回籍調理病痊起用旨未下昌時已
宣言於人謂已得温綸及與拱宸質御前拱宸幾屈維
所糾昌時預聞旨一欵帝取原票閱之果是拱宸劾疏
帝日置案上親閱訖納袖不令內官見及旨下乃御

票也往御票諸疏真草相半此獨楷書止一畫帶草耳
侍御黃耳男亦有糾疏在拱宸先獨不下

銓曹吳昌時與金吾吳孟明密及駱養性以楚人繼
革孟明諸廠役與昌時相通者昌時怒欲除養性以已
心腹代適侍御金國昌疏糾養性所費幾及十萬方解
或云皇親周奎力輔臣周延儒亦有易養性意故養性
并怒焉

輔臣陳演銓曹吳昌時鄉試座主也周吳二輔臣罷昌
時與給諫曹良直輩又百計圖演聞演親過昌時寓致
慇懃且托人語曰俟入春闈訖即行然恨昌時入骨矣
其得禍本此

帝御中左門召侍御蔣拱宸與銓曹吳昌時對質命錦
衣衛備刑具昌時初詆拱宸監軍時匿失机不奏帝詰
之拱宸對多支飾命拿送朝房候旨又詰昌時通內各
款昌時堅執不認帝命錦衣衛加刑足夾幾折不勝痛
啓曰臣俱承認便是遂下之獄事訖帝復作語色曰
兩輔臣負朕待周延儒厚乃納賄行私固知國法又朕
命吳姓督師百計延揆為推卸地延儒被糾姓何獨無
糾既而曰朕雖言知終無糾之者本宜一同逮治姑念
國體所關着錦衣衛俱喚來候旨時帝携皇太子同出
立久亦倦極馮地蓋輔臣陳演孽姓于內金吾駱養性
構姓及延儒于外激成兩輔臣禍使羣小藉為口實者

又給諫曹良直等為之耳

輔臣吳姓得罪被逮南京司馬史可法疏言姓賑秦撫
晉素有重望日者奉命督師以調集兵馬馳延時日但
姓拜命時即將佈置情形移書于臣又慮鎮臣左良玉
不為用即委良玉差官持檄慰勉之身雖依於闕下心
已徧于行間至于慮將帥跋扈而力請多兵亦非得已
察督師楚撫原各有兵萬餘自良玉倡議勤王盡為收
去江督袁繼咸屢次索取僅發三百餘名而楚撫王聚
奎則求一名不得若輔臣視師兵力不厚豈不損兵威
而辱國體乎臣于六月間晤姓淮上責以君恩未報相
對歔歔一時偶誤其罪或可原向後自贖其效尤可責

也疏奏留中

銓曹吳昌時先陷故輔薛國觀內閣中翰王陞彥以一
榜坐罪棄市至是人夢陞彥曰吾已誅上帝寬獲仲昌
時不日禍及矣未幾難作

廢常鄭鄞銓曹吳昌時一附詞林黃道周一附冢宰鄭
三俊人欲擊鄞恐累黃公欲擊昌時恐累鄭公故帝獨
斷誅兩人即孔子誅少正卯不是過也

給諫黃雲師號雷岸侍御王燮號雷臣皆疏糾問丞賀
王盛時人有二雷擊一賀之哭笑時辨疏先糾疏下云
賀王盛已有旨了竟不知何旨越月餘雲師疏方下
清為刑垣時見言路諸疏以四日下間改票亦六日下

及此番入垣獨異或數月或半年一年尤可異者督撫
或請兵餉或補官皆中格又邊警已退半載而諸告急
疏猶續下傳者以為再至也

督臣趙光柎猛率善談兵以邊警趨召聞於某山下遇
敵諸將欲走惟光柎坐地不起以死自誓諸將迫之方
斂兵稍避得免然卒與督臣范志完同誅人頗以為冤
蓋帝因總兵白廣恩一事愧且恨不尽因失机也

司馬馮元颺與司農倪元璐同心別釐請兵則核餉請
餉則核兵此兩部通算法也後元颺以憂勞成疾帝遣
中使往視賜米酒等物名賜實賙也尋以真病得放天
津巡撫馮元颺毫言路諸公皆知不勝任然無敢糾云

恐得罪正人後閹勢漸迫不得已始代歸與元颺相繼卒元颺清挺元颺机敏介不如兄也兩君公卿甚善故以爲功名終

少司空陳必謙聲氣夙望也語清曰往東林初起皆仗楚人為先鋒今不與合翻與角若用其銳以反攻吾党敗矣不數日周吳兩政府相繼敗時人皆謂金吾駱養性所為養性楚人

往給諫初入言路或糾劾或條陳見即抄不絕至左右給諫則漸覓音矣都諫尤甚大抵散員迂至都諫則視京卿為掌中物得失交戰故所言必少必平間奉旨條陳則又獨後官前而言後周愧也清賜環後轉右旋轉

左一載得十疏時寫本者阻曰數矣曰何謂對曰散員以月諫左右都以季諫清笑曰我不願為季給諫

陳啓新以無賴濫守省垣但諸公所劾賍欺實莫須有謂不如是不足以聳上听耳然啟新非無欲而人不敢賄恐以為奇貨故也時奉旨下撫按察奏啟新已逃後過淮訪之總督史可法止笑云渠貧耳若可法以為虛則言官給諫姜琛等尤獲罪若以為實則所坐數千金誰償或云可法故縱之其妙用也

宮中有祕室父錮不啟帝特命啟之見篋內有元朝繪圖一冊北人南人皆分行拜帝見之不悅此銓曹吳昌時親得之內侍口者外傳啟畫三軸非也

賄或

寫

願

須

司馬張縉彥初入都召對忽傳司空范景文接密封已
出對諸廷臣長吁言曰新大司馬經濟乃尔及詢之則
縉彥奏周府金銀數百萬皆沈汴河欲選慎密司官作
速打撈故也會國亡不果行

帝用人屢不效又思用侯伯曰畢竟是我家世官其最
屬意者襄城伯李國禎與撫寧侯朱國弼誠意伯劉孔
昭忻城伯趙之龍也國禎後殉節

帝即位後每勤召對人漸以口舌迎合如侍御黃澍其
尤而最後無賴董心葵亦謬邀召對給諫辜朝薦疏云
臣子任事決無不出於樸誠而能克濟時艱者然樸誠
之人多得之老成練達遠不具論邇來督撫中稱足任

者如盧象昇史可法亦祇實心做事若與楊嗣昌張若
麒等粉飾開辦必不能遠過繇是觀之在此不在彼况
今日口舌相高攻訐滋勝將恐諸臣精神不用以實圖
職業而用以揣摩筆端雖皇上召對時勤無所逃於電
照然既察其才辨又當察其樸誠若徒以小才喋喋付
之事權滂焉常試追悔何及疏上留中

往例司禮監內官如外之翰林不繇他衙門進元年冬
帝始親考命作時藝首出事君能致其身題考中鄭之
惠曹化淳皆升隨堂後又收李端入司禮端京師人本
子矜然入司禮後頗與外人交通後以賂遺事發自殺
國朝祭帝王陵寢元魏孝文帝應祭于洛陽之瀍西而

國初禮官失稽誤祭於陝西之官平蓋其孫文帝都關
中故陵在此非孝文陵也清言於禮垣沈胤培疏云魏
有兩文帝名宏者蔚然令主名室炬者政在宇文徒擁
虛器按魏書馮后傳云孝文遷都洛陽自表遷西以為
山園之所今乃祀於富平是否無誤所當亟議改正疏
奏留中

東林諸君子皆以文章氣節相高即間有假借猶存白
日面目耳清初入垣猶然及環召後多改前轍而省中
尤橫因其疏云臣觀古忠臣事君居安則不違其所喜
而遇危則必急其所憂今皇上宵衣旰食日塵咨警者
非憂在邊與寇乎故臣為今日策門戶獨與諸臣異蓋

諸臣所持在內則為剖忠別佞清議獨標之門戶而臣
所爭在外則又為防危圖存仔肩兵力之門戶也一日
邊警今特暫息耳然再逞奈何若問北門之鎖鑰誰司
則當以三協為門戶一日寇氛今猶盤踞耳倘揚帆奈
何若問陪畿之高鍵誰轄則當以兩淮為門戶臣謂國
家兩門戶莫大於此而大小臣工所當急圖鞏固以寬
我皇上焦勞者亦莫大於此昔宋韓琦范仲淹皆經畧
西邊而迨其續登揆席也雖二三宵小百計媒孽然無
能損其邱山之望而君子終勝小人終絀則莫封疆於
外正以持門戶於內也且今之門外亦駸駸亂苗矣蓋
始由正與邪角而今則邪與正混言夷行蹈文章之外

另有肺腸致涇渭不分可嘆也乃其最無類者忽呼噓
入幕幕忽叱叱咤反戈世道江河長此安底夫士君子行已
當於炎處尋冷故非獨貪如嚴嵩專如張居正所宜畏
足即望塵三揚門終是趨趨炎有心耐冷無骨耳况下焉
者乎故臣謂門戶之大激極盡至此為烈而孰孰端孰孰邪
將安從辨則請仍從封疆辨果閉門誦經聞敵股戰必
王欽若輩也是為真小人小人愛其身果飲博譴呼對
敵色奮奮必寇準徒也是為真君子君子愛其國故謂去
河北賊易去朝中黨難黨猶中主狐疑之見而惟以奉公
之誠偽任事之虛實定立品之端邪則諸臣固不必以
門戶自標皇上亦不必以門戶致疑直相與滌肝協胆

人人自赴於籌邊邊魚寇之場已爾繇是功不自我立可
也朝廷苟有肩事之人此身即不必在朝廷繇是恩不
自我尸可也恣恣家苟有利國之為此日即可用怨家封
疆之門戶鞏而朝端之門戶合一道同風其在是乎疏
上留中再疏云臣觀自古忠臣謀國時平則崇清議而
勢急則幹實功故臣近者有疏欲諸臣以籌邊邊魚寇為
先然非盡言提醒恐猶膜外視而元黃水火之戰不向
外敵而向中朝也夫自古君子與小人角無論已即以
君子與君子角竟何便宜之有是故宋維蜀朔之幟標
則君子分曹角而熙豐熙豐小人卒伺間起問曾去維容蜀
否問曾去蜀容朔否蓋至感生抱蔓而悲深狐兔始追

悔向者同根之前為失策也。嗟其晚矣。故以君子與小人角，猶勝負半。惟君子與君子角，而以小人乘其敝，則一蹶不振之道也。且今之君子亦豈盡如雒蜀朔之徒，咸卓然有以自標哉？不過二三敗類，貌君子而實小人者。此分門彼別，羣廟堂之心戰，猛過鉅鹿於封疆，何利之有？且不特此也。遇君子則能為君子之言，或理學或節義，既欲襲弄簧之百舌，以鼓喙過小人，則能為小人之事，或情面或賄賂，又欲效猷媚之九尾，以掃門比比是也。謂是崇清議乎？幹實功乎？諸臣何助競焉？昔唐安祿山叛，特起郭子儀為帥，時李光弼素不相能，入見請死。子儀趨抱堂上而泣曰：「今豈懷私忿時耶？執其手相

持而拜，故人知其能收功于百戰而不知其止收功于一著。夫所謂一著者，人和也。今敵驕寇橫，勢極倥偬，而文與之相鏖，若身居暇豫，其識出唐二武臣下矣。臣聞鼎之為器，獨舉則壯士折肋，合肩則懦夫增氣。邇者餉匱矣，兵懦而驕矣，督撫或才不副任，或用違其才矣。若止以一人肩一事，而不合衆人等一事，非策之長也。臣願自今以始，上而閣部中，而臺省部曹，皆無作局外觀，而以羣力佐獨力之不及。一若人人有戶兵二部責，又有督撫責者，然且使諸臣果羣力除敵之戈，則同類之戈自息何也？專於此則不分于彼也。然則仗馬之不鳴，乃為息乎？蓋鷓鴣臬必搏，尤望鷓鴣來儀，苦盼盼鷓鴣臬。

快吾彈射亦蛇蝎螫人之師賜耳此臣獨願為司言路者下一鍼砭也若夫是非清於盈庭而听之衆咻則愈惑端邪迷于筭舍而裁之聖斷則立清臣尤望皇上簡發諸疏立賜剖決是者俞之非者置之其有倒是非而混端邪者不妨參之輿論決之獨斷量懲一二以警其餘此日鷲風其少息乎疏上亦留中

帝每閱章疏必召皇太子同觀且語之曰凡閱科道疏須觀其立意或荐剝市恩或救解任德此立意處若鋪張題面娓娓紙上者解耳無為所欺也

盱眙縣陳岐山僑寓常州見陳組綬年尚少貧而能文衣食之後組綬登第授樞曹因兵部火藥局一武弁罷職去名岐山子至京補之甫三日局失火組綬恐岐山子因此失官乃與同年樞曹李青私計謂前武弁已去職且失火罪輕可以其名代不意帝怒不測立命棄市是日青即見無首人來索命數日死組綬為舍殮歸又見無首人來索命亦數日死岐山子復為舍殮訖西歸至良鄉又見無首人來索命卒於却清賜環後疏凡十上而留中者七它疏皆然或疑帝倦勤非昔時比已見一上諭云為國者為君子為身者為小人即清國家有兩大門戶疏中語也始知帝於留中諸疏亦非不覽者山東勦寇功因中璫濫敘為公論所譏山東總兵劉澤清上疏辭恩廕輔臣吳姓擬旨允之語首揆周廷儒曰

中璫昨敘功者上旋即處分澤清之廢尤濫不可不擬
允辭也延儒然旨下允辭矣澤清啣恨適澤清遣役
行賄刺取兵垣章奏姓同邑給諫韓如愈署兵垣事疏
糾之奉密旨提問諸役澤清慙惧持重幣至如愈呼使
請讓返其賄甚恨且疑姓指授然如愈實非听人指授
者後奉差督餉行至山東遇害中道一騎名揚國柱者
指麾如办云為主帥報仇澤清使之也初延儒罷給諫
曹良直疏糾并澤清行賄清與如愈間坐曾曰澤清飛
揚久非白簡所制若因數疏激變言官必坐罪不則吾
輩奉差往返道經齊地聶政荆軻之事可為也時不知
如愈有疏故云然竟驗如愈被害日即北都淪陷帝賓

天之先一日也澤清又欲殺侍御蔣拱宸以不值免
逆璫魏忠賢初得志時曹欽程以一主政糾四御史乃
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張慎言也後三人皆死鎮撫司
僅慎言成清為刑垣時同多官朝審點及欽程遂為漏
網亦可嘆也

輔臣陳演新失帝意屢疏求去已得旨總督王永吉上
疏劾之言其逆料神京孤危急思全身遠害不忠不孝
當誅且歷數其親密撫撤保督諸罪狀演聞之不敢行
遂罹闖禍

清以冊封淮藩行甫出門數步即損忽折及闖逆入都
清繳節南畿節者君也折其亡乎

清奉差至揚州遇輔臣周延儒欲入謁諸僕以緹綺同
舟阻清曰此豈門生所為耶煇赫而踈之患難而親之
何害及見以聖怒不測為憂清勸其速行又曰今日彈
劾之人半是昔日委蛇之人何也惟相對太息而已
清奉差至姑蘇晤詞林徐沂銓曹吳昌時兒女戚也語
清曰吾知伊死久矣人皆欲市恩令人感伊獨欲示威
令人畏如某某敗官某某羅辟皆非其所為輒宣言
曰忤我衆怒所萃禍能無及

清差竣返揚州適輔臣吳姓以遣戍歸與同郡進士鄭
元勳侍御喬可聘往謁清先至首言銓曹吳昌時反覆
狀謂近讀錦衣衛帖見昌時口供云公稱侍御蔣拱宸

賢夫拱宸以糾昌時通內故忤內稱其賢者似與謀焉
以此下石拱宸并下石公耳姓正色曰不然此駱養性
以憾予故砌耳昌時豈至此語畢元勳至不知清先有
言又言昌時媿阿狀云先得罪周輔委蛇蒲伏頓首不
起姓又正色曰不然此瞋昌時者所砌耳昌時豈至此
語畢可聘至又不知清與元勳有言復備言昌時貪橫
狀某處納賄若干某時納賄若干言尤力姓訝曰乃爾
噫三至投杼矣

崇禎末有商人自山東載花豆渡淮及出賣如人首然
耳目口鼻咸是又徽州民家牛生犢二首

甲申二月闖勢日熾薄真定巡撫徐標為叛兵縛去簡

討汪偉作書寄同年給諫陸朗云闖賊襲據真定去神
京咫尺都門外一步不可行而奸細滿都城銀米外解
無斗粟分文至者太倉銀庫不過三千百兩內府掃地
不過四五十萬何以立國諸大小臣工無一人可支危
亡者聖主日昃不遑焦勞無計今已調取吳三桂唐通
入援而邊警更烈閔門危殆真不知所底第命已付之
大義如聖主何如東宮何此所以憤恨于平時悞國之
人終日言門戶而不顧朝廷之門戶終日言聲氣而不
問窮民之聲氣積漸至今尚何處伸其狂喙耶南中賴
史公祖稍定廟議昨廟議又要移動弟正色言之曰諸公並
江南亦不要耶年兄此時移孝為忠久卧營次不妨挺

上地方下應漏
官字

身為士大夫百姓倡江南一路作何防守賊得志于北
必長驅而南其不為秦晉續幾希矣賊之奸細想亦滿
布南畿內地可虞北真定之失賊尚未到而內已縛總督
送出矣賊之奸細有等命者有開店者有作前程者有
投充將領者種種奇幻地方與地方士民共緝之方可
得其情狀年兄與史公祖及各臺公祖商而密行幸甚
幸甚今都門所恃吳唐二鎮兵馬得勝則旦夕尚可恃
若有異外之變則三四月間已不忍言弟死不足惜南
中當思萬全可也嗣後每與親知遇無不談朝事泣下
因與同門給諫吳甘來密訂同死後如其言

闖賊圍京城詞林馮世奇與樞曹成德書云吾輩舍一

德

死無別法吾不為其難誰為其難者而德亦復書公人
 生慷慨伏節易從容就死難吾輩為其難亦為其易乎
 又云弟老母舍妹爭欲先引決弟止之意在為其難然
 慮變起倉卒我輩無以自明故復以二義相商也已妹
 先自盡德哭視其縊其妾請繼之德庸不及視入別其
 母張氏哭盡哀出而自縊母見子女及妾皆沒亦自縊
 惟繼妻一妾一子留居江南金壇縣得免越數載訛傳
 德未死旦暮將至二內人忿然曰若渠果至吾輩必死
 名死實生雖生何顏其刑于若此
 帝甫五歲生母太后早逝登極後以不及盡尊養為憾
 宮中瞻太后道像必嗚咽泣下詢乳媪或云未肖蓋大

痛遂遣中使借畫工詣新樂侯劉文炳第命瀛國太夫
 人口授之三易粉圖具鹵簿以進帝俯伏大明門迎入
 安置奉先景神諸殿上食如平生輒痛哭拜伏不能起
 因進文炳祖瀛國公祖母瀛國太夫人封號後數推病
 文炳父叔兄弟第宅塋田祿米恩賚無筭當甲申三月
 初通瀛國壽八十帝益款款思皇太后不置賜賚金幣
 有加帝之孝至矣新樂侯劉文炳素與駙馬鞏永固善
 永固尚李選侍所生皇八妹者也甲申正月文炳偕永
 固召對中左門首請分封永定二王不果三月十八日
 中使捧詔諭文炳永固率健丁護駕而外城已陷文炳
 十九日投井永固已縱火焚公主樞自刎死當文炳與

永固十八夜入見帝時曰朕志決矣朕不能守社稷然能死社稷帝哭文炳永匡與左右皆伏地哭失聲次日遂有煤山之變

惠宗之亡有皇太后呂氏在上今亦有懿安皇后在上惠宗之亡有三皇弟今亦有三皇子惠宗之亡后馬氏殉今后周氏亦殉且廟號之上與謚贈之加自二帝二后以及東宮諸王暨前後殉國諸忠皆駢集弘光時若一案然尤可異也

福王在金陵先從內閣高弘圖之請上帝廟號曰思宗清請改屢擬皆駁最後少宗伯管紹寧疏言謚法廟號號不妨互見如我朝有睿皇帝又有睿宗有仁祖又有

仁宗卜世無窮嘉名有限乃以敬宗與毅宗並請命用毅

偶讀一閩紳集見稱帝為威宗已知又唐王在閩時所改按漢桓帝廟號威宗以無功德罷又北齊主高洋先謚文宣皇帝廟號顯祖其臣祖珽有夙憾上言文宣狂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遂改謚景烈廟號威宗珽貶逐後乃復舊前既與劉禪同謚後又與漢桓齊洋同廟號且為洋棄而不用之廟號宜乎古人有宰相須用讀書人之嘆也

帝廟號既改禮垣都諫羅志儒復以陵名請高之清清曰既改新廟號當以故廟號名陵曰思陵志儒是之

皆假年十四歲時... 馬單身購丹書... 家若以重價... 至今遍行... 今故以家... 志及黃氏... 奏疏揚帖... 種文皇相... 帖書法甚... 一尺闊之... 借閱其家... 借閱其家...

非刻其... 其本為...

忠... 編... 與... 忠... 編... 與...

是時... 家云... 矣沈霞... 金鑑錄... 餘不可... 從其... 堂... 劉... 者... 此而... 此局... 者也...

補... 補...

憶予昔歲以書凡三卷入南都後尚有記清溫玩及不悲
諸獄而此意終于里陵之亡蓋非完書矣主太史名宗美日御
晚間居士館送汝家居不仕致力著述學有似於藏書恆思
皆任手校予嘗憐十許獲多名籍善本卷尾皆有題記此
獨闕如豈以其不究邪映碧而著南都紀事至此得歸年
不知日寫哉筆記者昇同存惜之矣無以封也

辛未元旦命侍史錄日副本手校一過前庵學人以禮識



三垣筆札指誤

三下十一行 台程考作台李

の下の行 竅考作竅

女下一行 曾考作誦皆

十下六行 令考作人

あ上十一行 上考作止

本上四行 疑下似脱後字

十上六行 西天字疑あ刪一

廿下八行 名疑衍文

五上三行 察案考作察案

十下六行 應遠下似方字疑時字

十一上七行 失考作先

一上十行 疑衍因字

の上九行 舉首考作舉手

の下の十一行 譎疏考作譎數

六上女行 面考作固

十一下三行 可考作考可

あ下六行 靜考作淨

あ下三行 考轉不は解

常是例

十下二行 似惟疑考疑考作推

廿下二行 固體疑考作固神

十上三行 密下似脱查疑確二字

十下十一行 似西上脱冒字